

斯大林  
列宁主义問題

第八分册

人民出版社

最初，五年计划在资产阶级及其报刊方面遇到的是嘲笑。“幻想”、“梦囈”、“烏托邦”，——这就是他們当时給我們五年计划的称呼。

后来，当他們开始看见五年计划的实现产生出实际結果的时候，他們就敲起警钟，硬說五年计划威胁到资本主义各国的生存，硬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使欧洲市场商品充斥，将使傾銷政策加强，将使失业现象加深。

后来，当这套利用来反对苏維埃政权的把戏也沒有产生預期的效果的时候，各种公司、报刊、团体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就接連不断地到苏联来游历，想亲眼看看苏联究竟在搞些什么。这里我不是說工人代表团，他們从五年计划最初出现的时候起就表示欽佩苏維埃政权的創举和成功，就表示决心拥护苏联工人阶级。

从这个时候起，所謂社会輿論、资产阶级报刊、各种资产阶级团体等等就开始发生分裂。有一些人硬說五年计划已經完全破产，布尔什維克已經瀕于灭亡。相反地，另一些人說：布尔什維克虽然是些坏人，但他們的五年计划还是有办法的，他們大概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里引証各种资产阶级报刊的評論也許不是多余的。

例如就拿美国的“紐約时报”<sup>111</sup>來說吧。該报在1932年11月底写道：

“五年工业计划抱有打破任何比例观念的目的，

并且‘不管代价如何’都要达到这个目的，如莫斯科所往往傲然自夸的那样。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计划。这是投机的把戏。”

这样说来，五年计划甚至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投机把戏。

又如英国资产阶级的“每日电讯报”<sup>112</sup> 1932年11月底的评论：

“如果把五年计划看做‘计划经济’的试金石，那末我们就应当说它已经完全破产了。”

“纽约时报”1932年11月的评论：

“集体化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它已经使俄国濒于饥荒。”

波兰资产阶级的“波兰报”<sup>113</sup> 1932年夏季的评论：

“实际情况表明，苏维埃政府及其农村集体化政策似已陷入绝境。”

英国资产阶级的“金融时报”<sup>114</sup> 1932年11月的评论：

“斯大林和他的党由于实行自己的政策，已经面临五年计划体系破产和五年计划所应实现的一切任务都遭到失败的局面。”

意大利“政治”杂志<sup>115</sup>的评论：

“如果以为16000万人民四年来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制度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四年来在经济方面

和政治方面的超人的努力沒有做出一点事情来，那就荒謬了。恰恰相反，他們已經做出了許多事情……可是，灾祸仍然存在，这已經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朋友和敌人，布尔什維克和反布尔什維克，左傾反对派分子和右傾反对派分子都确信无疑的。”

最后，美国資產階級的“当代历史”杂志<sup>116</sup>的評論：

“所以，我們考察俄国现状后得出結論說：五年計劃按它所宣布的目的來說，尤其是按它的基本的社会原則來說，都已遭到失敗。”

这就是一部分資產階級报刊的評論。

对于这些評論的作者大概不值得加以批評吧。我想是不值得的。所以不值得，是因为这些“死硬的”人物是属于中世紀时期的化石一类的东西，在他們看来，事实是沒有意义的，無論我們这里怎样实现五年計劃，他們反正是要固执己见的。

現在我們来看看同一个資產階級营垒的其他报刊的評論吧。

請看法国著名的資產階級報紙“时报”<sup>117</sup>1932年1月的評論：

“苏联不依靠外国資本而实现工业化，就是贏了第一局。”

这个“时报”在1932年夏季又发表評論：

“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而

資本主义制度却只能緩步前进…… 法国因为地产分散于无数小私有者之間，农业机械化是无法实行的；但是苏維埃却解决了这个問題，使农业工业化了…… 布尔什維克在和我們比賽中成了胜利者。”英国資產階級的“圓桌”杂志<sup>118</sup>的評論：

“五年計劃的成績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哈尔科夫和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制造厂、莫斯科的‘阿模’汽車制造厂、下新城的汽車制造厂、德涅泊水电站、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庫茲涅茨克的巨大的鋼鐵厂、正在变成苏联的魯尔的烏拉尔的許多机器制造厂和化学工厂，——所有这些成績以及全国工业方面的其他成績都証明苏联工业好像灌溉得很好的植物一样，不管有什么困难，还是在日益增长，日益巩固…… 五年計劃为苏联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非常有力地加强了苏联的实力。”

英国資產階級的“金融时报”的評論：

“机器制造工业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絲毫不容置疑的。他們在报刊上和演說中称贊这些成績并不是沒有根据的。不要忘記，从前俄国所出产的只是一些最簡單的机器和工具。固然，就是在目前，机器和工具輸入額的絕對数字也还在增加；但是，进口机器与苏联国产机器的比例数却在不断縮小。现在苏联制造着本国冶金工业和电器工业所必需的一切

設備。它已經創立了本國的汽車工業。它創立了製造一切工具和儀器（從最精確的小儀器直到最重型的壓力機）的工業。在農業機器方面，蘇聯已經不依賴國外輸入了。同時，蘇聯政府正在設法使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事業不致因煤鐵出產遲誤而受到阻礙。毫無疑問，新建的大型工廠是能夠保證重工業產值的巨大增長的。”

奧國資產階級的“新自由報”<sup>119</sup> 1932 年初的評論：

“布爾什維主義是可以咒罵的，可是必須了解它。**五年計劃是一個新的龐然大物**，必須加以注意，至少必須從經濟上加以注意。”

英國資本家，“自治領聯合銀行”總經理基勃遜·札爾維 1932 年 10 月的評論：

“我要聲明，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布爾什維克，肯定地說，我是一個資本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 俄國正在前進，而我們這裡却有大批大批的工廠停閉，約有 300 萬失業者完全無法找到工作。人們嘲笑過五年計劃，預言它必遭失敗。但是你們可以相信，在五年計劃條件下所達到的實際結果已經超過原來的規定…… 在我所游歷過的一切工業城市中都有新區域出現，這些新區域是按照一定計劃建成的，有點綴着樹木和街心公園的寬廣街道，有最新式的房屋，有學校，有醫院，有工人俱樂部，當然還

有許多替做工作的母亲照顾孩子的托儿所和儿童之家…… 不要輕視俄国人的計劃，不要錯誤地希望苏联政府会遭受失敗…… 今天的俄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理想的国家。俄国是一个有惊人的积极性的国家。我相信俄国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 也許最重要的就是俄国全体青年和全体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现在資本主义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希望。”

美国資產阶级的“民族”杂志<sup>120</sup> 1932年11月的評論：

“五年計劃在四年內获得了真正卓絕的成績。苏联用战时的强度从事于創造新生活基础的建設任务。**國家的面貌簡直改變得不可認識了……** 莫斯科就是这样，那里有成百条新鋪的柏油路、新的街心公园、新的建筑物，附近有新建設的市鎮，城郊有林立的新工厂。其他較小的城市也是这样。在草原和沙漠地帶也出现了新的城市，不是几个而是50个以上的城市，每个城市的人口自5—25万不等。所有这些城市都是最近四年来产生的，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或几个新建起来开发自然資源的企业的中心。几百个新的区域电站以及許多像德涅泊水电站一类的大型电站正在逐漸实现列宁的公式：‘社会主义是苏維埃政权加电气化’…… 苏联大量生产了无数种过去俄

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的东西：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优质鋼、合成橡胶、滾珠軸承、大型发动机、具有5万瓩发电能力的渦輪、电话設備、采矿工业用的电机、飞机、汽車、自行車以及几百种新式机器…… 在俄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开采鋁、鎂、磷灰石、碘、碳酸鉀以及其他許多貴重矿物。**苏联平原上的指路标已經不是教堂的十字架和圓頂，而是谷仓和秣草保藏室。**在集体农庄里建筑着房屋、牲畜栏和猪圈。电气已經深入农村，无綫电和报纸已經普及农村。工人正在学习使用最新的机器。青年农民在生产方面使用着农业机器，这种机器比美国任何时候所见过的都更巨大，更复杂。**俄国已开始‘用机器来思想’了。**俄国正在迅速地由木材的时代进到鉄、鋼、混凝土和电动机的时代。”

英国“左派”改良主义的“前进”杂志<sup>121</sup> 1932年9月的評論：

“特別惹人注目的是苏联所进行的巨大的工作。新的工厂、新的学校、新的电影院、新的俱乐部、新的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新的建筑物。其中有許多已經竣工，其余的还在建筑中。要把最近两年来已經完成的工作和还在进行的工作都向英国讀者一一叙述出来是很困难的。要相信这一切，就得亲眼去看看。我們在战时所达到的成績和苏联现在所

做的比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人承认說：即使在美国西部各州最紧张最热烈的建設时期，也絲毫不曾有过像苏联目前的这种狂热的創造积极性。苏联最近两年来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以致很难想像再过十年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請你們抛弃那些頑固地荒謬地誹謗苏联的英国报纸所叙述的妄誕可怕的故事吧。請你們抛弃那些戴着中等階級的眼鏡小視苏联，但是毫不了解苏联情况的浅学的知識分子所散布的似是而非的言論和感想吧……苏联正在健全的基础上建設着新社会。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怕危險，就必须用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毅力热情地工作，就必须克服他們在与世隔絕的大国内努力建設社会主义时必然会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可是，我在两年內两次游历苏联后得到了一个印象：苏联在稳步前进，在計劃着、創造着和建設着，而且规模极大，分明是向敌对的資本主义世界挑战了。”

这就是資产階級集团的营垒中所发生的意見分歧和分裂，其中有一些集团主张消灭似乎五年計劃已經破产的苏联，而另一些集团显然主张和苏联实行貿易合作，大概是指望从五年計劃的成就中取得一些利益。

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对五年計劃問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設成就問題的态度是一个应当单独提出的問

題。每年都有許多外国工人代表团到苏联来参观，这里我們只要引証一个工人代表团，例如比利时工人代表团的評論就够了。比利时工人代表团的这个評論足以代表所有一切工人代表团的評論，無論是指英国代表团或法国代表团，德国代表团或美国代表团或其他各国代表团都一样。这个評論原文如下：

“我們在旅行时所看見的伟大建設使我們不胜欽佩。無論在莫斯科或在馬凱叶夫卡、戈尔洛夫卡、哈尔科夫和列宁格勒，我們都可以看到人們在多么热情地工作。所有的机器都是最新式的。工厂里都很清潔，空气新鮮，光綫充足。我們看到在苏联是怎样給予工人医疗卫生帮助的。工人住宅建筑在工厂附近。工人区設有学校和托儿所；儿童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們可以看到旧工厂和新工厂、旧住宅和新住宅之間的差別。我們所看見的一切使我們明确地認識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設着新社会的劳动者的巨大力量。我們看到了苏联巨大的文化高涨，而其他国家却各方面籠罩着衰敗现象，籠罩着失业现象。我們可以看到苏联劳动者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多么可怕的困难。因此，我們更加了解他們在向我們指出自己的胜利时所具有的那种自豪感。我們深信他們一定能克服一切障碍。”

这就是五年計劃的国际意义。我們只进行了两三年

的建設工作，我們只显示了五年計劃的初步成就，全世界就分成了两个营垒，一个营垒的人向我們狂吠不已，另一个营垒的人却因五年計劃的成就而驚訝万分；更不必說，全世界还有我們自己的日益加强的营垒，这就是資本主义各国工人階級的营垒，他們因苏联工人階級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們决心支持苏联工人階級而使全世界資產階級胆顫心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說，五年計劃的国际意义，五年計劃的各种成就和成果的国际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这就是說，資本主义各国孕育着无产階級革命，正因为它們孕育着无产階級革命，所以資產階級就想从五年計劃的失敗中取得新論据去反对革命，相反地，无产階級却力求从五年計劃的成就中取得而且实际上已經取得新論据去拥护革命，反对全世界資產階級。

**五年計劃的成就正在动員世界各国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去反对資本主义，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

毫無疑問，五年計劃的国际革命意义真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我們必須更加注意五年計劃，五年計劃的內容，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更加仔細地分析五年計劃的總結，五年計劃的执行和实现的總結。

## II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 及其实现的途径

現在我們來談五年計劃問題的实质。

什么是五年計劃呢？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具有落后的往往是中世紀的技术的国家引上现代新技术的軌道。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苏联由一个任凭資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軟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資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把苏联变为工业国家的同时彻底排挤資本主义分子，扩大社会主义經濟形式的战綫，建立起在苏联消灭階級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濟基础。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創立一种不仅能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則进行改造和改組的工业。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分散的小农业引上大规模集体經濟的軌道，从而保証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經濟基础，并以此消灭資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可能性。

最后，五年計劃的任务就是要在国内創造一切技术上和經濟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从

而能够彻底打退所有一切外来的軍事干涉的企图，彻底打退所有一切外来的武装侵犯的企图。

五年计划的这个基本任务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以什么理由为根据的呢？

其理由就是必須消灭那种使苏联处于难堪的地位的技术和經濟的落后性，必須在我国創造一种使我国在技术和經濟方面不仅能够赶上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先进資本主义国家的前提。

其理由就是苏維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資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維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

其理由就是苏維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經濟上。

其理由就是当农业还没有打下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經濟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經濟的时候，資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險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險中最现实的危險。

列宁說：

“革命所已經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几个月以內就赶上先进国家了。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鉄面无情的，它斬釘截

鐵地提出問題：或是灭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問題的。”（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354頁）

列宁說：

“只要我們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資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經濟基础。这一点必須記住。每一个細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較过的人都知道，我們还没有挖掉資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鏟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經濟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經濟，包括农业在內，轉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轉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們才能彻底取得胜利。”（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468—469頁）

党制定五年計劃和规定五年計劃基本任务时所持的理由就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的。

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但是要实现这种宏伟的計劃，决不能茫无头緒，乱抓一把。要实现这种計劃，首先必須找出計劃的基本环节，因为只有找出并抓住基本环节，才能把計劃的其他一切

环节拉出来。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是什么呢？

五年计划的基本环节就是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实现五年计划必须从重工业着手。因此，必须把恢复重工业当做实现五年计划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有列宁的指示：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卷第385页）

但是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在五年计划开始时我们这样一个落后而不富裕的国家里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必要数量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材，否则就根本不能恢复重工业。党是否知道这一点并且考虑到这一点呢？是的，是知道的。不仅知道，并且大声疾呼地宣布了这一点。党知道英国、德国、美国的重工业是怎样建

成的。它知道这些国家的重工业或者是靠巨额借款，或者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或者是靠同时采用这两种办法建成的。党知道这些道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行不通的。那末，它所指靠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所指靠的是我国本身的力量。它所指靠的是：我们既有苏维埃政权，又以土地、工业、运输业、银行和商业的国有化为依据，所以能够厉行节约以积累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充足的资金。党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情需要有重大的牺牲，如果我们真想达到目的，我们就应该公开和自觉地忍受这种牺牲。党指靠用我国内部的力量实现这个任务，而不要外来的奴役性的信贷和借款。

关于这一点，列宁是这样说的：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很多浪费现象的痕迹全部铲除干净。

这不会是农民的狭隘观点吗？

不是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

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够——打个比喻說——从一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就是說，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馬上。”（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卷第454—455頁）

从穷苦的庄稼汉的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的馬上，——这就是党在制定五年計劃和努力实现五年計劃的时候所追求的目的。

厉行节约，积累为供給我国工业化所必需的資金，——这就是我們要建立重工业和实现五年計劃所必須走的道路。

是大胆的任务嗎？是困难的道路嗎？可是，我們党所以叫做列宁的党，就因为它沒有权利害怕困难。

不仅如此，党十分相信五年計劃能够实现，十分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它认为可以提出任务，不在五年內，如五年計劃所要求的那样，而在四年內，确切地說，在四年零三个月內（如果把特別季度算进去的話）完成这件困难的事业。